

名人故居,在各国都是一种文化标志和宝贵遗产。日前北京东城区总布胡同内的“梁林故居”突遭拆除,几成瓦砾,引发公众强烈关注。据2011年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,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,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536001处,约4.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,在经济利益的背后,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,镌刻着一个民族文化记忆和精神灵魂的名人故居保护举步维艰。



梁思成夫妇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故居,是1930年代北平文化界人士重要聚会场所,如今被迁除已成废墟。

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内的梁思成、林徽因故居日前突遭拆除,几成瓦砾,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。没想到当年林徽因竭尽全力保护北京城墙时所说的话,无意中却成为了“梁林故居”今日惨遭“维修性拆除”命运的注脚:“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,有一天,你们后悔了,想再盖,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!”

“太太的客厅”随风而逝

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,中国建筑设计的国家奖就被命名为“梁思成奖”。

1931年到1937年间,梁林二人住在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——当时门牌号为3号的院子里。梁氏夫妇爱好广泛,性格开朗友好,梁家渐成了京城文化圈人士开怀聚会之所,哲学家金岳霖、作家沈从文和萧乾、民主人士张奚若、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、经济学家陈岱孙、社会学家陶孟和等都是这里的常客。“太太的客厅”成为1930年代北平有名的文化沙龙。

冰心曾在短篇小说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中这样描绘这座文化名人的会客厅:“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,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‘沙龙’的主人。当时当地的艺术家,诗人,以及一切人等,每逢清闲的下午,想喝一杯浓茶,或咖啡,想抽几根好烟,想坐坐温软的沙发,想见见朋友,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,陪着他们谈笑,便不需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,走路或坐车,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。在这里,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。”

在此居住的7年时间,是梁林夫妇对中国建筑史及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。其间二人多次赴外地考察古建筑,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、保存最好的石拱桥——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,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——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……

梁思成曾说:“拆掉一座城楼,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;扒掉一段城墙,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!”他和林徽因一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产。如今即便是租住的房子也未能留存下来。

名人故居 强拆风波不断

更值得担忧的是,“梁林故居”的强拆并不是个案。查询相关资料可以发现,2011年底,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,全国范围内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,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766722处。其中,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,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536001处,约4.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。而北京地区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,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已经高达969处。

统计表明,北京近1/3名人故居已被拆除。针对北京市普遍存在的名人故居缺乏有效普查和保护的现状,早在2005年,北京市政协就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,并通过了《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》。建议案显示,由于腾退搬迁、整修建筑等成本很高,维护资金缺乏,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,其中97户已被拆除,像恭王府、梅兰芳故居、宋庆龄故居这样得到妥善维护的名人故居属于凤毛麟角,而沦落成大杂院是多数名人故居普遍的命运。而且,这些年因古建筑和名人故居保护问题引起的风波不断,人们眼看着林白水故居、赵萝蕤与其父亲长住过的四合院遭遇危机,都曾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,但最终都被粗野的推土机连骨带肉全吞噬了。

上海静安区的徐志摩故居,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。徐志摩和陆小曼在那里写出了《爱眉小札》、《婚约琐记》和《小曼日记》等。但是原址已经被拆迁,现在只能在这一弄堂口挂个铭牌,作个记号。2003年,北京察院胡同23号,已有200多年历史,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。2005年,孟端胡同45号,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作“四合院‘上品’”的清代果郡王府遭连夜“迁建”。2007年,北京宣南古城区的名人故居在拆建中大量消失,京剧“四大名旦”荀慧生故居、京剧“四小名旦”张君秋故居、奚啸伯故居、明代谢枋得祠等都不能逃此劫难。

近年来,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,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,民众不得不面临这种现实:城市的日新月异与老建筑的拆迁如影随形,名人故居越

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徐志摩故居已被拆迁,只留下弄堂口的铭牌。



痛的是文化 拆的是房子 名人故居保护举步维艰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沙可

来越面临着与城市扩张难以调和的矛盾。各地文物被毁、遗迹被拆的事件屡见不鲜,全国一大批文物建筑、历史遗存被“保护”得面目全非。

名人故居保护的价值与无奈

2011年12月30日,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,北总布胡同“梁林故居”已被列入新发现文物项目,也被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确定为“不可移动文物”。但它的“不可移动文物”的身份,依然逃不掉被拆的悲剧。

是什么摧毁了已被认定为文物的“梁林故居”?文物保护背后有多少无奈?众所周知,对历史文化古迹的最好保护是坚持“三原”原则:原物、原址、原状。但现实中,以“开发保护”之名擅自改建、整饰、位移、拆迁文物建筑等的现象却大行其道。名人故居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关键在哪里?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觉得,是公众缺乏对故居价值的认识,以及立法不健全和执法力度不够的问题。文保专家舒乙先生曾提出,用挂纪念牌的方式保护名人故居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。这在外国也是常见的做法。

欧美一些国家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教堂、古建筑是不允许随便动的,钉一个钉子都要申报、要审批。因此,教堂、古建筑、美术馆才能够保存得那么完好,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去看、去欣赏、去赞美,包括文艺复兴前后,十一世纪的都有。

一幢幢百年乃至千年建筑的轰然倒塌,是一页页特殊历史文化信息的无奈沉沦。一座城市是一点一滴渐渐形成的,文物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物,是文化永久积淀的作品,肆意拆毁就意味着对历史的抹杀,对文化的忽略。以名人故居为例,这些故居大部分位于老城区内,除了建筑本身的价值,更是一座城市历史文明的微型样本与精神魂魄所在,其一砖一瓦一草一木,莫不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记忆,是后人追索名人信息与时代风貌的重要凭证。

著名建筑评论家方振宁曾提到,“梁林故居”对于后人来说,是勾起历史记忆的场所,强拆它,如同一次对精神的虐杀。

名人故居保护文化之殇

罗哲文先生在其担纲主编的《永诀的建筑》的序言里说:“有人把建筑称之为‘石头的史书’、‘凝固的乐章’等等,……然而,历史的车轮总是一样的无情,不仅碾碎了如梭的岁月,也碾碎了许多‘石头的史书’。许许多多珍贵的古建筑在人为破坏之下,顷刻之间化为了灰烬。”

如今,透过名人故居的当代命运,我们似乎看到更多文化遗存保护的局限和迫切。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如何保护好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,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。

回到梁林故居,之前曾有相关报道谈到此处不是梁林故居,暗含的意义是若非梁林故居,就不应该保护,其实它是不是故居并不重要,我们很多所谓的名人住处,全国各地不计其数,其实房产所有权是不是他的并不重要。我们所指的是文化精神,小而言之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史上,对中国古建筑、古文物的保护做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比的。

名人故居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?那些普普通通或是狭小简陋的空间里,留下的是影响世人的精神与时代审美。梁思成的学生、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说过:“名人故居不是一个普通的宅子,那是文物。梁林故居不是说里面住过梁思成和林徽因才不能拆,而是因为他们曾在那里做出过不朽贡献。”在罗哲文看来,一个古建筑里面有很多不显眼的细节,有太多东西值得细细品味,而故居的保护要和它的历史结合起来。

此次梁林故居被毁事件,以及之前诸多大大小小的文物建筑、历史遗存被“保护”得面目全非的事件,折射出的是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忧思。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,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,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,任何一种对文化遗产的破坏,拆的是房子,毁的却是文化,都是沉痛的文化之殇。



京剧“四大名旦”荀慧生故居已被拆。